

我国终身学习政策何以落地?

——从制定到实施的路径研究

高巍 何雨丹 李欣雨

【摘要】2022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发布《让终身学习成为现实》报告,梳理全球各国治理经验,指明终身学习政策制定方略与实施思路。研究基于全球视野,致力于分析国际行动方案并提出:在终身学习政策制定方面,需要综合考量现实背景、国家愿景、咨询协商、治理安排与监测评估等要素。在政策实施方面,延伸供给方式,释放学习路径的转型活力;建立结果性保障,规范终身学习的认证方式;用好过程性工具,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基于此,我国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终身学习政策体系要回应人民关切,完善终身学习顶层设计;强化机构联系,保障灵活的学习途径;加快信息化建设,形成完善的数字支持;建设学习型城市,打造可持续终身学习生态。

【关键词】以人民为中心;终身学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政策

【作者简介】高巍(1982-),女,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终身学习(武汉 430079);何雨丹(2001-),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终身学习(北京 100875);李欣雨(2001-),女,通讯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终身学习(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职业技术教育》(长春),2023.28.65~71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2023年教师教育专项课题“师范专业认证背景下班主任专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CCNUTEI2023-09),主持人:高巍;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建设项目“人工智能教师研训标准体系研制”(CCNUTEIII2021-02),主持人:高巍;华中师范大学基本科研业务交叉项目“人工智能促进课堂教学评价改革研究”(CCNU22JC012),主持人:李欣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为我国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指明了方向。我国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有赖于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而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重点在于终身学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政策是提高全民终身发展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充分体现了教育事业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等中国特色教育理念。当前,我国终身学习政策已经在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理论深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如何进一步把这一改革成果落到实处,深刻践行“服务全民”的教育发展理念?从国际上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于终身学习领域的政策治理探讨

日益深刻。2022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I)发布报告《让终身学习成为现实》(Make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立足终身学习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影响全球发展趋势中的作用,梳理全球各国治理经验,构建终身学习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思路。本研究在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总结归纳我国终身学习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现实需求,围绕终身学习政策如何制定、如何实施展开探讨,以期为我国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提供新思路。

一、终身学习政策如何制定:时代变局下的动态模式

当前,全球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

类寿命延长,仅靠接受学校教育已经无法满足个人发展及社会进步的需求,终身学习正逐渐成为调节教育、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关键指导原则,不断赋予人类适应力与创造力^[1]。许多国家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纷纷采取多样化的手段促成终身学习政策并推动学习型社会构建。如芬兰政府结合历史经验与时代需求,以五年为一个周期不断革新终身学习行动计划,解决社会发展中产生的现实问题^[2]。自终身学习在国际组织的推动下转变为全球性教育理念与公共教育政策以来,关于终身学习政策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终身学习政策的有效制定离不开利益共同体的协商^[3]、终身学习综合评价机制的构建^[4]以及合理的财政投入^[5]等。总体来说,终身学习政策的制定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群体实践活动,是不同利益主体共同协商的动态过程,由背景分析、愿景确立、财务保障、监测评估以及治理安排等要素组成,见图1。

(一)背景审视:保障政策方向与关键因素的一致性

国家及社会发展的走向受多元且复杂因素的影响,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不同因素对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成果的影响,以确定终身学习政策的方向。通过对各国实践的考察,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趋势、性别、民族、教育系统特点、社

会环境、个人经济状况、失业情况等,见表1。例如,新加坡在老龄化人口趋势背景下为老年人建设了数字学习中心,提供进修课程,辅助当地老年人口群体适应数字时代^[6];欧盟聚焦贫困问题,制定《反贫困纲要》,关注单亲家庭、老年妇女、少数民族、残障人士等的终身学习机会^[7]。通过背景因素分析,评估不同因素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程度,从而确定终身学习政策的方向,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

(二)国家愿景:关注国家发展的公共性

基于组织类型进行分类,国家愿景系共同愿景之分支,是国家公民发自内心的共同愿望,也是不断激发公民为国家奋斗的目标。国家愿景应立足影响国家发展的现实矛盾及潜在问题,勾勒美好前景,不断激发公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如何规范国家终身学习愿景,使其能为国家发展提供指导?首先,国家终身学习愿景应该遵循清晰、连贯与全面的原则。例如,柬埔寨的国家终身学习愿景是“培养每一位公民获得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在任何情况下提供终身学习机会,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促进个人和社会和谐发展”^[8]。这将会使得国家终身学习政策愿景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如何在国家发展战略和法律框架内阐明终身学习,同时为定义转化为跨不同部门和机构的具体政策文件和流程做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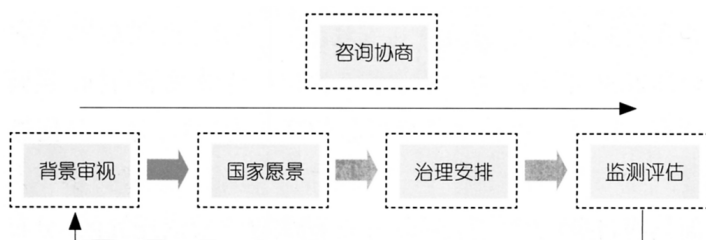


图1 终身学习政策制定的过程要素

表1

终身学习政策制定的关键影响因素

因素	信息来源
人口趋势	国家人口普查数据以及移民数据
教育系统特点	教育系统提供的数据
社会环境	人口居住比例统计数据
失业情况及其原因	未接受教育、就业或培训的青年状况以及现存技能差距
个人经济状况	国家经济和劳动者调查数据
性别平等	在教育、工作等活动中关于性别与个人安全的调查
少数民族	对区域、地方和社区的调查

贡献。其次,鉴于人类面临的全球挑战,国家终身学习愿景也应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与《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7大目标建立有机联系,将全球目标与独特国情联系起来,将国家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与国际建设接轨,谋求国际合作与进步。

(三)咨询协商:鼓励利益主体的建设性参与

终身学习覆盖所有年龄段、生活范围和学习方式,拥有广大的利益主体群体,见图2。作为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有助于政策的成功制定与有效实施。基于此,终身教育政策需要跨领域、部门、机构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合作。基于权变合作模型,合作各方的冲突、信任与社会资本的基准水平将会在合作过程中变为资源或阻力^[9]。因此,在构建终身学习政策利益主体间合作关系时,需确保具备良好合作态度、小量成果激励、多次合作以及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等关键因素。此外,为了鼓励利益主体建设性地参与,尤其是容易被忽视的弱势群体的参与,应该提供开放的环境,贯彻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提供开放的交流环境。

(四)治理安排:重视经费制度的灵活性

以服务全民为指向的终身学习政策具有范围广、方式多、全年龄段参与等特点,其经费来源与保障不容忽视,需重视其经费筹集与使用的灵活性,采取可持续的教育融资方式,以实现教育支出更公平、更有效地分配给全体学习者。第一,多种方式调动与使用资金资源。从国际社会现有经验来看,终身学习政策的公共资金往往由项目资金、直接拨款、税收优惠、资费补助和贷款等形式支持不同的学习机

构与学习者。如法国政府为个人提供培训账户,个人培训账户可以随着工作变动而变动,并允许劳动者获得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培训机会、失业援助和其他社会保障^[10]。与此同时,有效的财政融资形式还包括与企业合作、利用社区补贴以及个人捐款等。基于此,政策制定者需审慎考虑,选择更加有助于实现国家愿景的资助项目和形式,以促进终身学习政策的有效治理。第二,探索资源的共建共享途径。由于终身学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既定预算往往难以满足人民持续增长的教育需求,而不断扩大预算会使公共财政面临巨大压力,因此需要探索资源调动的创新方式,减少政策对预算的依赖。例如,将利益主体的资源纳入终身学习的资源体系,以创新方式动员人民贡献技能与知识等。综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终身学习政策需要创新的融资策略来确保必要的资源,以满足学习者需求,实现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政策的公信力和有效性。

(五)监测评估:确保数据获取的科学性

对终身学习参与率进行监测可以帮助政府补充支持服务不足的人群,确定潜在的学习需求。如何监测才能确保信息真实反映社会终身学习水平?根据国际组织经验,国家统计数据、教育机构数据、基于样本的专门调查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终身学习水平。基于特定数据源进行监测不仅可以减少监测过程中的物力损耗,还可以为各国共同构建全球终身学习体系奠定基础。在通过监测获取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尽可能系统、客观地评估政策的设计、实施和结果,其目的在于确保实施过程与政策目标高度相关,以提高实施效率、保障政策效力、实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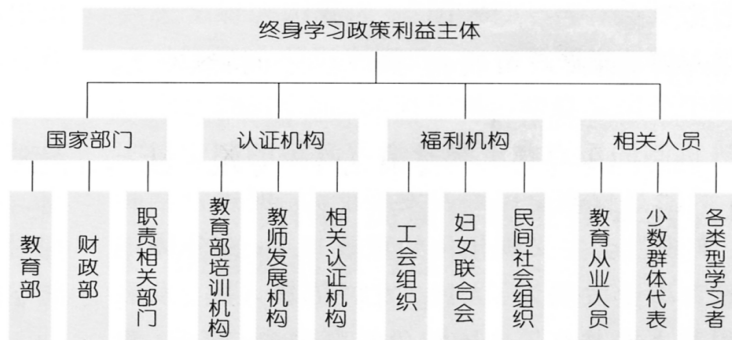


图2 终身学习政策中的利益主体

育可持续发展。

二、终身学习政策怎样实施:教育转型下的三重支持

终身学习政策只有真正落地转化为实践才能实质性地发挥其效能,这需要发挥跨部门、多层次的协同作用。综合而言,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需要三重支持:延伸正规、非正规、非正式教育的供给方式,建立规范的学习结果认证机制,发挥信息技术在学习过程中的支持作用。

(一)供给方式延伸:释放学习路径的转型活力

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包括正规、非正规、非正式教育形式在内的全面多元体系。在各级各类教育整体协调的基础上才能保障学习资源的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正规教育”指依照年龄分级且有结构性的学校教育活动,教师及教学行为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非正规教育”指发生于正规学校教育外的教育活动,通常不要求学习者注册学籍。“非正式教育”指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随机教育机会,通常是非结构化的^[1]。三种供给方式承载着不同的教育形式,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释放其作为终身学习路径的活力。

1. 发挥正规教育机构转型优势,丰富教育机会

正规教育是政府部门最为关注的终身学习方式,也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的基础与前提^[12]。正规教育机构包括基础教育学校、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技

术培训学校等。近年来,许多国际协议持续强调正规教育机构在终身教育转型方面的重要作用。《欧洲高等学校终身学习宪章》呼吁大学和政府共同合作,制定终身教育发展的指导性框架^[13]。《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所有公民都应该获得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教育,进一步促进终身学习^[14]。不同类型的正规教育机构在促进终身学习方面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第一,基础教育学校依托社区,分布广泛,此类机构可以向适龄学生以外的目标群体开放校内电脑、学习空间、运动器材等设施,在正常上课时间之外供成人学生学习,激发其好奇心并提供持续支持,鼓励其成为终身学习者。第二,高等教育机构为学习者提供超越技能发展的学习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综合考虑不同学习者的工作经验和生活状况,通过开放大学等替代模式,开发非全日制、在线、灵活的学习方案。第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是劳动者为未来工作做准备、接受终身教育的关键机构。当前全球大量工作岗位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而消失^[15],此类机构中的学习课程一般包括技术与数字技能等内容,并为终身学习者提供认证学习成果的官方途径。

总结上述三类正规教育机构的发展优势,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先进经验以及各国的转型思路,归纳出正规教育机构转型为终身教育机构主要包含六个领域,见表2。

表2 正规教育机构转型领域

主要因素	说明
战略制定	鼓励教育机构管理者发起参与式转型进程,指导机构成员参与终身学习战略的制定
合作伙伴关系	创造有利条件,在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正规教育机构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传递可利用机会
教学与学习过程	(1)制定国家框架和策略,创新正规机构教学过程,激发学习者的自主意识 (2)引导正规教育机构采用过程导向的教学模式 (3)允许国家课程具有灵活性,使正规教育适应学习者的经验和动机
学习者支持服务	(1)加强正规教育与劳动者的联系,支持机构推进职业指导服务 (2)建立支持系统,以帮助弱势群体(如难民、移民和辍学者等)解决特殊学习需求
教职工的发展	(1)为教师和助教提供培训机会,以提高教学质量 (2)为机构管理者提供管理能力和培训 (3)及时更新国家教师培训中的教师发展课程
学习空间的延展	(1)在国家政策中渗透学习延展观,即正规教育机构包含课室以外的多样学习空间 (2)重塑现有学习空间,创造新空间以便推广新型教学法、新技术与混合学习

在实践层面,中小学、职业教育学校、大学等正规教育机构逐步接受终身教育的概念,并围绕重点领域进一步转型,帮助更多群体获得终身学习机会。例如,土耳其教育部发起“让学校成为生命”项目,通过延长小学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家长和当地社区成员提供音乐、语言、计算机技能课程以及体育赛事的转播^[16]。乌拉圭于2017年发起一项青年技能开发计划,为17~26岁青年人在学校提供软件测试和编程语言培训,以应对信息技术行业对熟手工程师的需求^[17]。近50年来,世界各地出现了约60多所开放大学,这一变化扩大了“非传统学习者”(包括在职人员、老年人、残疾人等)的学习参与,促进高等教育公平,进一步提升了终身学习的普及水平。

2. 关注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机会的教育质量保障

非正规、非正式学习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在一定程度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满足人们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一般情况下,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源于与工作、家庭生活、休闲娱乐相关的活动,学习环境主要包括社区学习中心、图书馆、学习社群与家庭等。优化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的教育质量,能够鼓励公众提升学习自主性,营造公共学习文化氛围,促进终身学习。

研究表明,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的质量应从“提高教学人员的专业性”与“改进课程与学习材料”两方面进行保障。在教学人员的专业性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UIL)倡导,非正规教育工作者不仅应当达到本科学历,还应当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以保障非正式学习的质量^[18]。因此,需要正视非正规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利用院校协作、在岗进修等方式不断提高教师专业性。而在课程与学习材料方面,相关学习资源必须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和不同的目标群体,关注学习者已有学习经验的积累与转换,帮助人们在非正规、非正式学习环境下更好地获得全面发展。除此之外,在涉及文化与语言差异的课程中,还需要进行个性化调整,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

(二) 结果性保障:建立规范的认证方式

实现终身学习的连续性需要为学习者提供灵活

的学习途径并形成整体系统,而国家制度保障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报告以及各国先进经验,“国家资格框架”与“学习成果认证”的确立为终身学习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保障。两者旨在促进公民学习与就业不同阶段的衔接,满足个体的发展需求。

1. 学习成果认证

当前,全球范围内终身学习政策的主要挑战是:通过非正式学习获得的资格(包括证书、文凭或头衔)难以得到统一的认可与对接。推动终身学习政策的发展,需要让非正式学习成果得到肯定与认可,使学习者在不同情况下,采用不同方式、在不同阶段获得的全方位能力(如知识、技能与态度)受到重视。学习成果认证包含认可(Recognition)、验证(Validation)与认证(Accreditation)三个要素。认可是授予学习成果官方地位的过程,促进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得到承认;验证是由定点机构参照标准对个人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估;认证是经批准的官方机构授予资格的过程。学习成果认证的核心是为尚未被认可的学习成果提供可见性证明,从而提高学习者的获得感与继续学习的动力。同时,学习成果认证也将更广泛的群体(如辍学者与在职学习者)整合到一个更为开放、灵活的教育培训系统中,使公众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进一步推动社会走向包容稳定。

2. 国家资格框架

随着全球化、技术进步、移民等趋势的演进,教育、培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愈加复杂:用人制度与育人制度的分离、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的分离使得终身学习通道存在一定阻碍。近年来,为打破教育与培训之间的传统鸿沟,促进对学习成果的认可,各国提出了建设国家资格框架的策略,以推动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

国家资格框架是由国家负责组织实施的对教育资格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国家资格进行表征、分级、认定与转换的制度体系^[19],其依照学习成果级别对资格进行分类,反映资格的具体内容,也指向一种愿景,即重新定义不同资格的关联性及其在社会中的价值。国家资格框架旨在促进教育与培训系统相

互开放,更好地实现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衔接以及有效地推动终身学习。

当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正在开发和实施资格框架,以为公民构建多样化且相互贯通的学习通道、资格获得路径和市场流动依据。例如,加纳制定了针对职业技术学习与培训的国家资格框架,旨在为不同级别的职业技术资格创建等效标准和衔接标准,扩大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提高本国不同行业的服务质量,解决教育部门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存问题^[20]。此国家资格框架的目标包括:第一,将基础等级外的不同等级整合到统一的、以职业为导向的资格框架中;第二,通过确保统一性来提高行业的服务质量与专业的实践标准;第三,促进公民获得终身教育机会,特别是在非正式经济(如微型企业、临时雇佣等)中工作的群体。

(三)过程性工具: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

加快构建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强国,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与融合。在终身学习政策的实施中,信息技术能够发挥以下作用:一是改变学习方式。信息技术为学习计划增加灵活性,混合学习方式实现了物理出勤和在线学习的相辅相成,并为学习者提供资源(包括播客、在线百科全书等),使受到地理、时间或其他限制的学习者更易于接受教育。二是帮助特定群体学习。对于难民、农村地区学习者或残疾人士而言,移动技术为其提供了非正式学习机会,以满足群体各异的学习需求与兴趣,回应教育公平的诉求^[21]。在终身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可以从如下四方面着手。

第一,推进国家信息化战略,紧抓数字发展机遇。以高水平的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是当前各国的教育发展方向。英国制定了“教育中应用技术”战略,旨在加强教育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的合作,支持英国教育部门提高效率,减少教育障碍,最终推动教育成果的改善^[22]。中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目前已建立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有效支持基础教育的“双减”政策,并加快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步伐。

第二,扩大数字包容,以教育数字化弥补鸿沟。数字鸿沟反映信息技术工具拥有程度的差距,需要

着眼于数字准入层面的“接入鸿沟”、数字素养层面的“技能鸿沟”,并评估被数字化排斥地区、群体和机构的现实需求。基于当前老年人在出行、就医、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德国推出了老年人互联网战略,通过就近开展社区培训、培养专门的老年信息技术辅导员、创新开放大学体系等方式,使老年人愿用、能用、乐用智能技术,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提供教育支持服务^[23]。

第三,提升学习者数字技能,构建学习统一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按照技能级别,提出数字技能的初、中、高三级分类模式,从系统化视角出发促进学习者数字技能的多元化、渐进化、内涵式发展,见图3。中国教育部于2020年修订印发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设置“数据与计算”“信息系统与社会”等必修、选修模块,满足学生对初级、中级、高级等不同层级数字技能的个性化需要,强化核心素养导向,进一步强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数字技能的培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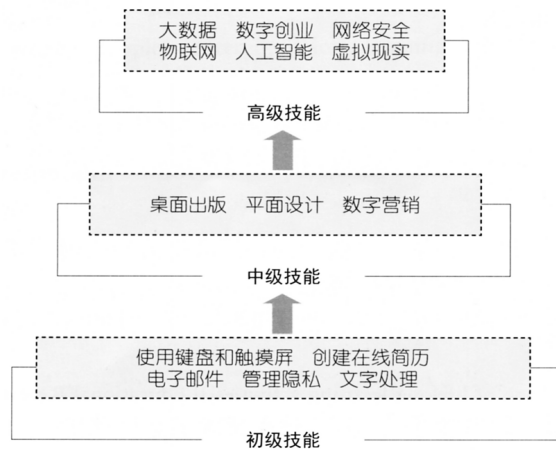


图3 数字技能分类模式

第四,加强各方合作,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计划的过程中,可以探索利用政府各部门及社会力量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近年来,各国鼓励企业、社会机构与教育部门合作,积极研发服务教育信息化的软硬件产品,推动教育教学信息技术创新,助力终身学习。例如,BrainCo公司开发集成教室系统,通过可穿戴设备查看学生大脑的活动。如果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教师可以

得到反馈,从而帮助教师实时改变教学方法^[24]。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终身学习政策发展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构建与完善我国终身学习政策,也应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路线,使终身学习既成为个体成长与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途径,又成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类进步的重要载体。为不断完善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终身学习政策、建设终身学习体系,本研究通过对国际终身学习政策制定及其实践推进的探究,提出如下实践进路。

(一)回应人民关切,完善终身学习政策顶层设计

在全球化背景下,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培养灵活及适应力强的劳动者,对增强国民与国家竞争力具有现实意义。完善终身学习政策是建设终身学习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第一,超越历史局限,落实终身学习政策需要关注成人以外的其他受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回归教育:终身学习的策略》确立了以“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和培训为重点”的终身学习起点,更为后续各国终身学习政策的发展指明了道路^[25]。在此之后,英国、日本、瑞典等多个国家先后制定或出台了相关政策并予以倡导与支持^[26]。由于终身学习的历史渊源,终身学习仍以类似成人教育的道路持续发展。近年来,虽然终身学习处于从成人教育转入个体完整生命历程的转向中,但终身学习政策尚未提供真正的支持。着眼于健全全年龄段连贯统一的终身学习政策,将有助于提升个体自我发展能力并促成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体系。第二,回归社会现状,落实终身学习政策需要纳入更多的利益共同体。当下,教育部门肩负着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主要职责,而要求所有年龄段、各级教育、所有学习方式、所有学习空间以及各种用途共同参与的终身学习已经远远超出教育部门的负责范围。加强教育部门与其他领域、部门、机构组织的协作理应成为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发展的重点。第三,注重科学规范,完善政策过程。终身学习政策应以研究为导向,以证据为基础,根据国家与社会要求“对症下药”,同时注重应然效果与实然效果的对比分析以

及后续优化,进而发展成为完善的动态过程。

(二)强化机构联系,保障灵活的学习途径

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是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质量需求的重要途径,仅通过正规教育机构的力量,难以满足时代和群众的需要。因此,应为学习者提供灵活的学习途径,强化正规教育机构与非正规、非正式学习机会的联系,整合力量以建立服务全民的终身教育政策体系。一方面,应优化不同学习机会的资源配置,改善学习环境。联合国《2030年教育议程》提倡灵活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供给方式,利用新兴技术的教育应用使得学习资源趋于联通、丰富,学习环境互联化、情境化,保障灵活多样的学习途径。另一方面,教育部门也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保障,如证书颁授制度、学分银行制度等,使学习者能够在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内部进行过渡,扩大学习与培训机会。

(三)加快信息化建设,形成完善的数字支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是实施教育新基建工程,推动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创新。作为我国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的过程性工具,信息技术可以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技能发展两方面参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打造智慧教室、数字化开放空间等场域,将数字基础设施的“触角”延伸至课堂教学模式、教育治理协同、教育决策评价等方面,不断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大力开发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促进新技术与终身教育政策实施的深入融合。在数字技能方面,一是要提升不同学习群体的数字素养与能力,扩大终身学习的受益群体。如提高农民数字“新农具”应用水平、发展壮大新兴职业群体网络运用水平、增强妇女数字学习竞争力等,提升全民学网、懂网、用网能力,使其更好地获取终身学习资源,参与终身学习。二是加强数字社会文明建设,提高学习者的网络素养。强化学习者与教育管理者的数字伦理规范,关注并进一步培养重点人群(如青少年、老年学习者)的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防护能力,加强对学习者个人信息与隐私的保护。

(四)建设学习型城市,打造可持续终身学习生态

在推进终身学习政策实践的过程中,学习型城市不仅成为重要的实践基地,也是人与城市协同发展的体现。学习型城市建设意味着将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及生活质量提高的发展战略^[27]。以点带面的学习型城市构建与自上而下的终身学习政策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为终身学习体系达成贡献力量,因此需要加快构建学习型城市。

首先,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应以解决当地公共问题为焦点,综合考虑城市方位、财政情况、协同治理与群众学习氛围,以独特的方式发展终身学习供给方式与学习成果认证机制,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城市。其次,学习型城市建设应以全阶段学习、家庭学习、社区学习、工作场所学习、数字技术学习、学习质量提高以及终身学习文化的培养为重点领域,串联建设学习全场域。最后,建设学习型城市要吸收有益经验,边学边做。目前,北京、上海、杭州、成都4个城市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习型城市奖。我国亦有多个城市加入全球学习型城市网络。然而,目前学习型城市建设仍然局限于人口密集、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进一步建立惠及全国的学习型城市网络还需更多努力。因此,城市与城市间应广泛交流建设经验、强化合作理念、扩展合作机会、提升合作能力、加强区域合作。

参考文献:

- [1]闫志利,韩佩冉.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价值取向与实践逻辑[J]. 职业技术教育,2020(13):68-73.
- [2][6][7][11][12][16][17][22][23][26]UNESCO. Making lifelong learning a reality: A handbook[R/OL].(2022-06-17)[2022-07-05]. <https://uil.unesco.org/making-lifelong-learning-reality-handbook>.
- [3]KARATAS, S. Stakeholders' opinions on 'Let the schools become life' project in scope of lifelong learning activities[J].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Reviews, 2015: 372-377
- [4]王敬杰.我国终身教育体系的指标架构、建设成就和优

化路径——《教育规划纲要》十年回顾与展望[J]. 职业技术教育,2021(7):19-24.

[5]欧阳忠明,雷青,朱虹.国际终身学习战略推展:历程、现状与发展思考[J]. 远程教育杂志,2016(4):74-84.

[8]Royal Government of Cambodia. National policy on lifelong learning[EB/OL]. Hamburg, UIL, 2019.[2021-01-14]. <https://uil.unesco.org/document/cambodia-national-policy-lifelong-learning-issued-2019>.

[9]郑文强,刘滢.政府间合作研究的评述[J]. 公共行政评论,2014(6):107-128+165-166.

[10]吴雪萍,李默妍.法国的终身教育推进机制及其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2021(11):116-128.

[13]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ropean universities' charter on lifelong learning[EB/OL]. 2008. <https://epale.ec.europa.eu/en/resource-centre/content/european-universities-charter-lifelong-learning>.

[14]United Nation.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EB/OL]. 2015. <https://sdgs.un.org/publications/transforming-our-world-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17981>.

[15]高巍,李欣雨,何雨丹,等.技术视角下新教育社会契约的目标、挑战与行动方案[J]. 电化教育研究,2022(11):122-128.

[18]UIL. Embracing a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s of education initiative[R]. UNESCO: Hamburg, 2020.

[19]肖凤翔,邓小华.国家资格框架要素论[J]. 教育研究,2017(7):37-43.

[20]MIKULEC, BORUT, ET AL. Nationa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s as a policy instrument for lifelong learning in Ghana, Malaysia and Serbia[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in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2022: 81.

[21]高巍,周嘉腾,经湛,等.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技术转向:实践反思与未来图景——《2021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要点分析[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1(3):63-72.

[24]王党校,郑一磊,李腾,等.面向人类智能增强的多模态人机交互[J]. 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8(4):449-465.

[25]朱敏,高志敏.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全球发展回溯与未来思考[J]. 开放教育研究,2014(1):50-66.

[27]国卉男,吴遵民,韩保磊.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从国际到本土的嬗变与重构[J]. 开放教育研究,2015(6):112-118.